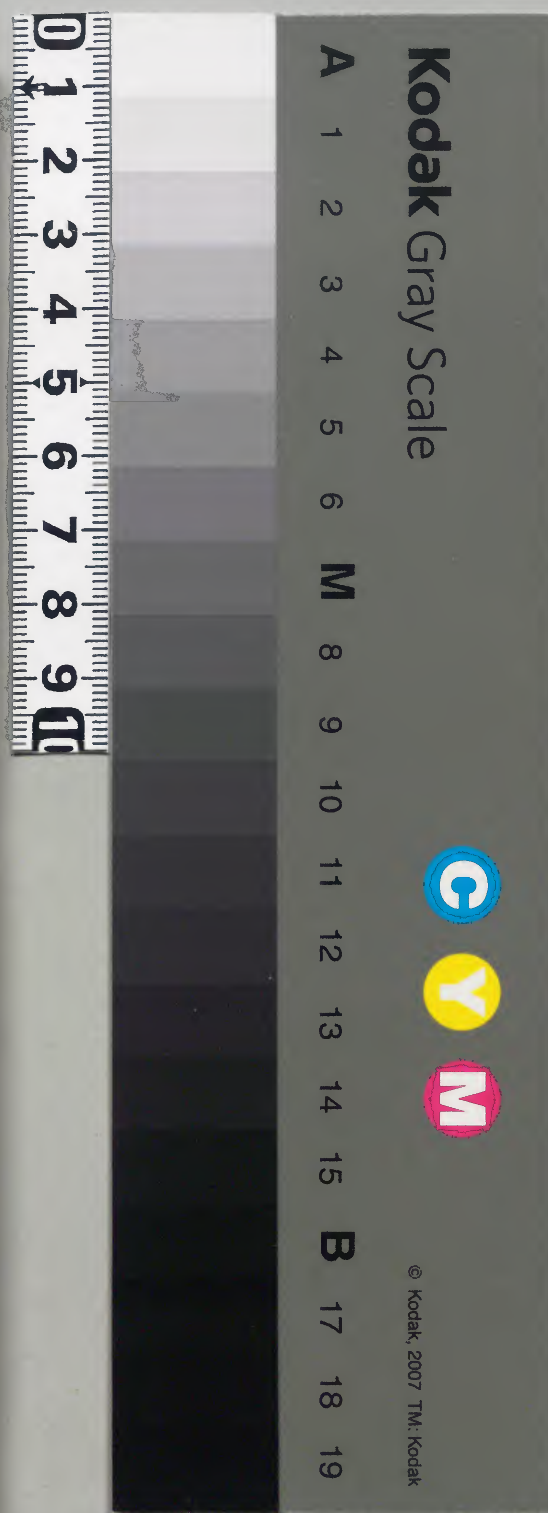


國史

九

内閣文庫	
番 號	和 32923
冊 數	26(9)
函 號	150 23

内閣文庫	
一五〇函	三三九二三
六架	二六冊
	三號類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41

宗室傳第二下

卷二十七

神祖十一男關口夫人生信康及清德主鷲殿氏生良祥主万姬生秀康西郷夫人生德祖及忠吉都摩

姬生正清主及信吉茶阿生忠輝松千代龜姬生仙

千代義直正木氏生賴宣賴房遠山氏生女許嫁伊

達忠宗四歲卒秀吉待上以客礼天下畏其威兵德

惠定服人而加以婚姻結列族之驩至有天下而不

改是以名王者多所來所往齊承其慶而聯三姓之

親音心蓋甚也勤兵嫁山内一豊者長沢康忠女嫁大須

質忠政者久松康元女後適菅治定芳嫁有馬豊氏

者松平政忠女嫁山内忠義者久松定勝女嫁堀忠
俊者本多忠政女後適有馬康純嫁蜂須賀至鎮者
小笠原秀政女嫁黑田長政者保科正直女嫁鍋嶋
勝茂者岡部長盛女嫁松平家清者久松俊勝女嫁
加藤清正者水野忠重女嫁福島正則者牧野康成
女嫁正則子正之者松平康元女正之死弟正勝蒸
焉嫁田中忠政者康元李女後嫁毛利秀元
信康四歲婦參織田信長欲親于參以女妻焉甲入
遠州宇理民作乱敗足助信康擊殲渠魁後城主于
足助初神祖遷濱松留信康于岡崎兵寡代官大賀

弥賣岡崎于甲君、出聞弥誅死還圍長篠信康
軍于山田救之遂擊甲君于長篠從定遠州攻小山甲
君將兵救之參兵解圍去信康並大豬先下將西曰
甲君在前、行在後、行從是兒當徐行神祖悅凡
每甲君出常從拒之長篠之役公為信長下馬信康
以為參尾等而賜鬘之國也不為下見其將如見參
將久之夫妻有隙而關口氏之事起前是神祖与之
書曰聞人之言世不好舞國中化之有倫善者雖商
賈僮奴男女雜處共舞衣服不飾進退不應節者射
殺之晝夜飲酒不恤軍國左右迂意輒死是以籍而

無諫者雖大臣恐重過而不言項籍一戰斬三將軍
勇則勇矣然不免身死國亡特其勇也汝之勇不如
籍而恭過之方獵見僧無獲汝信左右妄言繫馬後
馳數里碎爛死又淫室家不和氏真之亡不以淫耶
參小於駁而淫過之凡亡國覆家之行盡在汝身從
今日洗心改嚮勿使而公罹禍書至宜知悉信康讀
書泣數行下常與忠次忠世不相善心知其所構而
無自明從賜書快々不樂止酒廢舞不御唯其凶虐
如故見忠次使尾過國崎不入乃知其死天正七年
八月執諸大濱數日遷堀江九月賜死于二股後公

燕諸將優作藤仲光殺兒脫君之子之戲二將有愧
色云

忠吉生也以東條家忠嗣絕以三枚橋四万石封忠
吉為之後使松平康親佐之與民作乱自取馳歸詣

軍會賊平是時年十一也文祿元年封忍為下野守

取井伊直政庚子以諸侯軍西至改原守將被加藤嘉明使監軍迎忠吉而後受其降二人將前清洲

侯士有可見吉長者橫槍塞道曰正則見命為前鋒
誰也將先直政辭以升候留其軍特與忠吉進擊薩
兵親斬薩壯士松浦於是封尾六十万石為待從又
為從三位左中將薩摩守初直政請立忠吉為世子

大久保忠隣固言不可乃止忠吉雖不得立心善忠
隣之言與其善遇之如江都常館于大久保氏德祖
亦不望直政欲易已迄死悼惜見于顏色而忠吉好
色外內多廢人生瘡殆死慶長十二年如江都病作
卒于大久保忠常家

信吉初為長沢康直養子康直死冒母姓武田氏使
撫故甲衆東遷時封之佐倉園原之役守西城徙封
水戸然尙弱不能朝見無位号歲餘卒

忠輝生似信康神祖惡之使勿與母阿茶匿諸皆川
廣瀬所松千代卒為神祖言立為長沢氏後為上野

介政上總介稍復以多力善騎射愛之封佐倉彦移
食川中嶋十八万石從德祖入朝拜左少將使如大
阪慶長十四年朝江都老臣皆川廣瀬山田長門松
平親宗詣駿府言忠輝在國不奉法不聽大臣之諫
阿茶聞之曰忠輝面謝因言三臣諸臣使得死罪逐
廣瀬殺長門親宗明年封越信六十万石監北陸軍
因縱幸臣為姦無忌憚又倚藉上所貴幸司農長安
探知朝廷之議甲寅留守江都統會津彦山形彦岩
城彦加納彦等陰倫秀吉所厚親如松平等者與之
手書曰日巡城中勿得出門善撫循士卒若有事詢

重忠乙卯部諸侯自和州入前軍戰已克仙臺侯忠
輝勇也使人促忠輝戰忠輝將花井義雄震不進長
時前中大夫廣澳猶異忠輝之後未軍所見忠輝不
戰直入切責忠輝將進仙臺侯又止之曰日莫不知
地形必遺之俘廣澳知忠輝不可諫而行明日有異
議不戰神祖使松平勝隆如越責讓曰徵兵辭之軍
興至阪望視君上之急不救朝于天子稱病不從潛
出外捕魚既不辭歸國間道汗擅殺幕府之士汝有
大罪七為人臣子有一於斯不免其誅矣我不欲見
汝勿有未見大漸時見其母阿茶泣曰見也使謝罪

不受辭伏百端欺上罔下天地且不容罪無所遣阿
茶恐台忠輝至不得見却止藤國會神祖不起本多
忠純云請國師居深谷廿十日國師不為言初幕府
騎伊丹弥藏富田太郎逢忠輝于守山前驅言下馬
不可曰我無二君何言下馬前驅欲撻二子此待忠
輝至以刀欲擊左右格殺之然不知何人於是欲歸
谷于將行安西右馬言誅右馬亡捕得送諸有司右馬為
監察知國陰事言義雄止不及戰忠輝無罪及諸不
法事有司囚義雄于厩橋而慮忠輝作乱台使謝罪
至則執遷諸淺能請自殺不許盡沒其地又遷高山

遷諏訪每遷留從者不得從忠輝在越時有飲酒至
四斗不醉者殺見其腹有甌大可三寸容酒四斗忠
輝寶而愛之是時腰甌沒湖或二日或三日諏訪庶
恐失之杜門不出憲宗時卒

松千代承松平康直後六歲卒
仙千代為平岩親吉養子六歲卒

秀康義直賴宣賴房自有傳

德祖四男淺妃生太宗長丸忠長天壽主天德主天
崇主興安主東福后神尾氏生正之其名主嫁池田
利隆者神原康政女嫁前田光高者賴房女嫁加藤

忠廣者蒲生秀行女嫁中村忠一者松平康元女後
適津輕信教嫁丸條道房者羽柴秀勝女嫁彈正尹
好仁者松平忠直女嫁細川忠利者小笠原秀政女
嫁東西門跡者道房女兒八人

長丸二歲卒

忠長幼多智上與淺妃以太宗病而寡言以為愚欲
易之隅因神祖非之不果稍為裁抑食信州十萬石
明年封甲族然為淺妃愛之留中不出使稍富祿真
教之放砲得鴨于西城下獻之上變色曰神祖城江
都曰年世子以未嗣居西城忠長侍親犯上擅弄兵

于東宮墻垣之間無人臣之禮大不敬淺妃恐離席
為忠長謝得解猶賞祐真元和九年以駿遠之地增
為五十万石号駿疾諸侯朝江都先朝駿府進其土
之所出如神祖時忠長益驕後既又增以小諸及參
東為參議從三位左中將進權中納言寬永三年上
如京師忠長造舟作梁于大豬川上不憚曰大祖建
江都也函山嶺以為城大豬以為池以割天下之變若橋可成
不足為險敗之乃行遂從朝京師為從二位權大納
言是時淺妃病作忠長日馳三四十里比至江都從
者四人耳然後不及命作廟陵極宏驟初神祖遺命

莫雕鏤及有增益建德廟美且大于妃廟而大于祖
廟於是發諸侯治作祖廟無以先今聞于上者山陵
興作盖自忠長始也忠長既不得為世子淺妃薨失
勢意慙積懷德祖憂其不從法八年遣就國既圖殺孫千三百還乘輪自後刺
昇夫二逸捕得斬之俄雪降入寺燒火薪濕不燃
親斬執薪者從是斬殺甚多以上甚愛之無言者又
無良師傳怨心望有惡言上書請貶百刀石不者千株
万歲之後舉兵自取是時諸不法之事浸涵聞于上
夢見月分為二曰天將割地為二一之者在我觀上
書深憂之請朝不許執其相宜正忠長遺書尾疾水

戶族天壽王曰上之所問咸忠長所為宣正不預知
預膠忠長莫及宣正上益怒遷忠長并都留出軍
并職府圍其柩大宗為上泣請赦忠長病急時出前
上書見之大宗大哭不復言明年德祖厭代冬因忠
庚二十人之甲駿永井尚政之駿青山幸成之甲遷忠長于都雷十年正月
長于高崎飛膝賜死城土安藤重長以上命立垣子
復執二相既而
屋靈之下忠長悒燒書画室誓自頸死

正之為保科氏別有傳

大宗立男增山夫人生嚴宗振姬生靈仙主夏姬生
綱重本庄夫人生憲宗諸姬生龜松跡部氏生鶴松
嫁一條伊實者池田光政女也

綱重生以俗忌使天壽王母養嚴宗立出之于外食
十石万石為左中將左馬頭進正三位寬文元年遷
參議封甲二十石万石十年有司執甲卿大田正成
嶋田時之是時甲館二府移於三藩而內實不給欲
貸金縣官酒井忠清知甲族不歸已屢抑之甲族怒
欲殺之憲宗至性友愛入朝不離其側不得殺人亦
無知者然竟以是成病左右逢其醉多斬殺之藩中
不治延室中甲族卒文宗立迨入為世子贈故甲族
權中納言嗣位贈征夷大將軍正一位大政大臣
龜松三歲卒

鶴松數月卒

憲宗子傳姬生明信王德松嫁水戶吉字者鷹司輔
信女又養尾細誠二女一則夫一嫁前田吉治保科
正知所聘者清閑寺熙貞女享保中嫁于薩

德松生二歲嚴宗以憲宗為世子立德松代為館林
族憲宗三詢三世子于三藩水戶族曰故甲族早死
不嗣以甲族為世子大宗以下皆聽之甲族立以今
館林族為世子讓位有位豈不美乎上不能從立德
松為世子三年薨

文宗四男右近生家千代須免生大女郎虎吉及諸
姬之子咸死于襁褓之中勝田夫人生章宗

德宗四男大久保夫人生信宗行木氏生宗武諸姬
生元三与一女咸數月卒谷口氏生宗尹嫁伊達宗
村者紀族宗直女也

宗武元服為從三位左中將右衛門督賜德川姓食
俸三万石信宗立封十万石拜參議以上書言事傳
朝三年

宗尹元服為從三位左中將刑部卿賜德川姓食俸
三万石信宗立封十万石拜參議

史臣曰枝葉不繁本根無所庇是以將興之世孫支

常威我國家自參之初至有天下雖周之不億未有
讓也如夫信定頗巧信孝專勤忠輝不奉法有所由
然方忠長怨望將得罪之除大國多士無一人之弟
之者悲夫忠吉不患不得立而善忠隣之守正賢哉
自古所未聞也其它則定推功真次兄弟之讓足慚
暴兄弟之孤者

三藩第三

卷二十八

尾敬公德川義直者神祖第八子也字子敬慶長八
年封為甲族元服拜右兵衛督遂代忠吉食尾美參
六十二方石治于清洲十歲出就國神祖為其幼故
以之共行阪御且元未聘一年遷名護屋使列族十
九人城焉十六年從如京師拜從三位參議右中將
城皇宮甲寅如阪軍罷從德祖留天王寺明年神祖
將遷阪至名護屋為敬公迎婦乃行以在後無軍功
神祖病大漸謂德祖曰以義直賴宜為兩翼天下不
可獨立神祖歿代之明年為正二位權中納言寬永

元年城二條三年從如京師為從二位權大納言後
致徒役城江都太宗時賜子光友姓世良田以靈仙
主妻焉頻進參議右中將從三位慶安三年敬公卒
光友自江都奔喪留人函闕辭列侯使者賻贈一無
所受敬公溫克好學著國初年譜成功記神祇宝典
等書光友又賢尾人歲集執田相闢比吏至陽者已
多又捕行旅祀鶴宮光友欲不改父之道唯令禁此
二事平居儉素所食一肉一菜而其夫人者上之姬
也常曰我為女子故為尾夫人見上有德也所求莫
不獲以木曾增尾為湯沐邑每食常饋珍異後曰婦

養于夫者也而却養夫乎不受小濱侯士殺役夫于
尾侯館士于寺使自殺光友曰士而殺徒罪不至死
以我之故使自殺之而館之于寺者為僧請我也救
死而不恐威者僧之職也殺之于其側不救何以為
僧使吏逐之其以責不凌人如此為權大納言憲宗
時老子參議右中將繼誠前賜世良田姓者立為尾
侯次子義行封伊奈三万石從高須後以兄之子義
孝為嗣已老義孝卒無後義行有庶兄曰義昌封梁
川三万石卒李弟義方立義方卒不義真一德宗時
卒以年不滿十七不得置後繼誠立為權中納言卒

長子從四位下右兵衛督吉通立是時吏或欲擇卒
史罷老者罷之而救急吉通曰小人不愛四支冒寒
苦者以身老妻子有所託也今棄老者何以得壯者
之力不聽章宗時卒于權中納言子北郎太立三月卒
贈參議吉通弟曰義孝繼友通溫宗春義孝前為高
須侯後於是立繼友為尾侯以前所食二万石与通
溫享保中有狂易疾國除繼友為權中納言卒侍從
主計頭宗春立三遷拜權中納言初繼友以上自紀
侯登大位已不得立不能不憚于中為病卒又廢通
溫不置梁川後宗春望之作書誹謗朝政上崇儉約

因益示奢侈不奉法府立戲場不設禁尾政大壞居
江都時常出微行無日夜与富商賈暨為豪華相傾
丑月丑日為子万太郎建神祖所賜敬公之旗自後
門延觀及市井夫婦示諸續飾刀槍甲冑宗春躬服
奇衰服倚樓臨視不曾隱蔽自尾至江都道上之儀
仗盡怪瑣上使受尾之事者畱守瀧川元長江都平
石河政朝畏以法宗春飾辭拒之又使知政事采邑
言之不可會尾卿言宗春不任承敬侯之業使列侯
長者淺野吉長宗室長者賴貞賴幸適尾之郎集尾
大臣廢宗春立宗勝光友孫也父曰但馬守友

入見上于寢殿上許之六年城江都賴宣善察人之
所毀學在已從人嘗曰善容言者以人智勇為已智
勇不善容者反之是以人材得宜無不竭力所交仙
臺族小倉族柳川族松代族所資鹽渡邊光吉三刀
谷孝和龜田高緒所招致大崎長行咸天下之豪傑
也然其求之至精加治右馬束二轎肩之載母妻与
衣被各抱一子往未尾濃之郊或薦之賴宣曰右馬
居津山為世子舍人世子狠有力其君欲殺之不克
右馬乃執世子以媚其君是而可忍何不可忍雖武
何為紀磔確少粟立敷府均贏不足其法國有大興

作則以械器之用助之有大賓客則移鷹犬歌舞之
錢供徵令則假減俸祿常歲有餘各藏其府雖儉歲
無有不給曾渡海水主女人為雷所擊入淵中幾沒
賴宣言笑自若曰雷獨不可禽乎聞明鄭正國請兵
奮田將行上不許問可使伐島原者賴宣曰此賊也擊
一庖屬之誰不能成功諸將聞夜襲營以賊尚強賴
宣曰不然賊之計已窮兵敗不出十日諸將不信竟
如其言上已誅正雷得賴宣所交通書執政問賴宣
賀曰賊不稱列族而假名宗室雖逆無道知天
下之深戴德川氏也臣身不足惜願絕臣屬籍收臣

茅大剗臣肝腸以安臣庶之心臣之死猶勝于生賴
房光友執政之臣余曰紀侯言是紀侯不宜者它心
賴宣曰詐偽不止是願莫辨賊三教人以備考驗上
許之罷紀侯并伊直孝曰縱橫揣摩雖換張不如也
是時吏多為耳目者以故探知得書預慮所以對得
事解然不遣國十餘年或言嗣位初賴宣喫臂祭光
陵使求之其書有焉上信之乃許就國寬文七年老
猶欲為國家一効力曰大祖平阪時已辭位誰禁居
及朝廷之事危坐聳聽見光貞手搏謂其傳曰項籍
不言乎劍一人之敵不足學夫臨敵削勝顧將畧如

何耳項籍之取不為而為光貞願之子於是光貞立
為權中納言十年上封光貞弟賴純為西條侯賴宣
多子之室器曰以是獻紀所欲可得賴純信妾之言
廢長子賴雄立其子賴致賴雄如田邊以為得罪于
父不當戴日至田邊不下輿後德宗知見寬徵之使
者未至聞賴致為紀侯嘔血死賴致為紀侯少弟賴
守代為西條侯卒子賴也立賴也致仕以賴致子賴
淳為後紀侯光貞子綱教為常陸介憲宗以明信王
妻之是時上無它子以故愛甚遊紀第王言上封綱
教二弟左少將內藏頭賴職左少將主稅頭賴方各

三方名賴方德宗初名也明年權大納言光貞老參
議細教立為權中納言室永二年卒賴職三服未除
聞父病篤馳歸若山逢其卒毀瘠死贈從三位參議
以遺令立賴方前明信王所請也成復入于官賴方
改名吉宗遷為中納言室永五年增年紀州地四百
石追入承統以西條侯為紀侯名宗直延京中至從
二位權大納言奢侈國後貧

水戶威公德川賴房神祖少子也四歲封下妻以幼
見愛幸常抱在膝上曾從容問諸子所欲義直曰願
得大國賴宣曰願得賢臣威公時六歲應聲曰欲得

天下上愕然不言推墮諸地每裁拊不得比諸子既
代賴宣封水戶削其萬石從如京師為左少將左衛
門督賜德川姓改令威公守駿府元和中遷參議
益三万石寬永三年從朝京師為權中納言六年城
江都太宗敬威公至以長幼飲酒威公子二十其人
谷氏出曰賴重光國分季三木之次匿之次前若
京師納女于大納言滋井季吉見寵為夫人於是屬
賴重于季吉實光國下家長見之威公不憚不
為子之列太宗以水戶未置嗣子命其相信杏擇可
三者群公子聞上之言敬信吉甚謹光國僅六歲呼

信吉曰叟未執鯨与之信吉出口是可也言上三為
世子拜右少將左衛門督季吉宣賴重居天龍寺欲
為僧之次不欲告之勝姬云云成公慈也聞長子
而不得為世子為上言之上使徵見封下館是為讚
英公內城災成公致役徒興作水戶郎燒大夫請賞
出秘書者成公曰我不忘之思惟賞之開陽今源以
它事實之可矣成公不知字而欲述國史屬之世子
歎曰子孫無見我書學字三年而書江淹文賦寬文
初卒子右中將光國立是為義公字子龍紀初庶与
威公咸可姬子也可姬以孫也欲妻義公云云辭以

同姓不通婚姬乃避入閉室以真相通義公終日正
坐不言姬乃止又以起兒立不自安讀伯夷叔齊傳
善兄弟相讓欲必得兄之子以自成其志當威公卒
与兄共至柩前請二子云云之賴重辭義公曰若竟不
許是使身負不義之名于天下也弟不獲主喪賴重
乃許時天下學多殉義公切禁止之明曆災夜半有
砲聲威公驚將出止之曰非兵也使問之無凡之砲
也驅楓山之盜云遊鉞子港海上有聲潮大至左右
走請御船義公不應歌而不止潮亦不至義公既立
以為孝莫大續其志選史自神武至小松帝本紀七

十三列傳百七十表志若干名曰大日本史聘天下
名士以預著作以為神功后攝政列之后妃大友皇
子已立躋之本紀南朝雖微正統也繫之正朔至神
器之遷皆前史所不及正為世子時首論定焉成公
之志也學士林春勝撰本朝通鑑義公見之多所裁
正於是置史館俟後有繼及教成國子皇宮災詔上
所燔之書所進多於前帝悅又命撰三坊三后儀水
戶置祠官毀淫祠三千新造寺千編不持戒僧為民
三百餘人法殺鶴者死吏捕罪人至義公以為不可
為禽獸殺人然法不可廢集僧觀之僧無言者陰教

一僧救之赦罪人逐僧不言者憲宗時當儒臣髮亦
自義公發之憲宗承統年有力詰在堀田正俊事中
既参政正休殺正俊于朝死知其為國死親至其家
問妻子上親聽越之獄會宗室于殿中位二典于三
藩之下義公曰我從三位也居正三位之上乎讓綱
豈居上上曾馳驛召義公于水戶不俟駕備而行驛
夫不知是義公不肯給馬輿駕至乃得行敬上命如
此而不阿意旨明信主嫁紀世子為幼故欲為起宅
東城使侍中問三藩義公曰不可主內有傅妣外有
家令雖在紀邸何慮若以幼故莫若待長且紀世子

居東城大好未知出時如何上曰善然心欲以紀世
子為太子使成負以其私問可為太子者義公曰上
春秋方威不必無子當是時置立子于何地耶万一
無耶甲疾在矣不可則尾世子在矣不可則紀世子
在矣又不可則緬條可矣何遽當慮之有上益不憚
是時世子緬方卒代以其弟緬條讚疾曰易嗣欲顯
君之義也一之猶可其可後子必立賴常義公曰賴
方死而後賴常天下其為利其死固請立緬條而怨
其兄不嗣死捕病請老上義許之台見拜權中納言
辭曰致仕之臣不敢當也知政事忠朝趨進曰威公

以納言為水府祖君若不拜水府後無納言義公乃
受義公以為人事畢兵歸水戶起家于威公墓之東
題曰梅里先生墓自撰之銘相地于西山之間居焉
墮二十餘人耕田而食如編戶之民稅厚則憂薄則
樂僧之投宿比辭去竟不知其為貴人嘗如府城見
席新曰是非隱士之席不坐本庄夫人家令木下信
真任姻親藤井德昭仕水戶緬條新立不熟政喜德
昭之辨欲為大夫水戶相中山信成不可德昭乃矯
義公命奪信成政稍干國政謂義公曰度之意欲如
此謂度曰納言之意欲如此義公知之未發德昭恐

誅已知柳澤吉保不善義公告之納言病狂易為國
之害又恐不能保身以不慎宿衛為今侯之罪吉保
告正武正武曰我主水滸是非小事而不之知
乎若言者我不任職也且君何從受此語吉保不能
對罷初義公以議世子不中旨既知其出于忠厚於
是上使養仙王告義公以正武所聞吉保之事義公
知德昭所為如江都置酒作接舞男女無少長咸自
觀之義公將舞更衣于帳中出書于袖數德昭袖刀
刺之自背達地不殊執扇出舞見者始不覺其有異
初德昭與其黨盟每出屬載書于妻曰聞我死燒之
云是日義公使吏掩取之示德昭殺之正武閱其書
曰殆失太伯細條將殺其妻子戮其黨義公曰禹者
鯀之子也舜不以為戮德雖不及舜刑不可濫位以
之欺人使我父子不怡其非况他人乎盡放之上位
使講大學義公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文王治家盡
善敬止開周家八百年之基者止于享善也上稱善久
之時朝廷益侈靡用浮屠之令禁妄殺生罪殺犬者
尤多義公布袍皮袴獻犬皮十枚于上曰此水戶所
多有也辭出都衣稱使者還見甲疾事秘無聞既上
使者至數錢買魚親割烹与之食遺之耕馬與一斗

之參謂使者曰田舍翁無酬使者因使諾尾隱疾曰
三藩宗室之儀表者以病不能朝見致仕不宜屢出
義公年七十四卒綱條字九成是為肅公遷奉議從
三位上名鷹司輔信女嫁肅公子吉字初義公分新
田四万石封二弟賴元賴隆於是上遊王家封賴隆
為長治侯賴元子賴貞為守山侯以前是歸宗國以
水戸為二十万石吉字享保初卒謚恭伯肅公卒讚
惠公不宗亮立字不勛立十年卒謚成公子宗翰幼
立

讚英公松平賴重水戸成公長子封下館侍從右京
大夫會高松侯有罪國除從英公封高松以使賀即
位為左少將讚岐守初義公子英公之二子以為已
有子國不得安不取夫人不孝子水戸卿伊藤玄玄
知三木之次女幸有娠陽為病呼置已家至期生男
已長言英公悅將為世子義公不得已見之嚴
宗聞之命為高松侯世子英公老代立是為節公名
賴常為讚岐守初英公造宦室避雷其相曰宦室甚
善然不可踰嶺涉海者其制不備也請度改作公乃
謝相出休六毀焉節公為左少將卒英公孫賴豐立
是為惠公特進德宗如光陵以惠公為大留守卒從

弟賴桓立是為懷公卒守山莊公子賴恭字子敬立
讚世以使京師進爵位為特進預大議

額田恭公松平賴元水戶威公弟三子也字叔長義
公以威公命与之四万石上不許而食額田二万石
恭公知治體以為小人憚遠長官有議事使卑者先
言或請大臣監出納不可曰皂隸之事官司之職有
制不相侵若大臣侵卑者之職何制之有夫人無不
自愛何必寵貴不可以貪墨視人也性不驕侈墻皆
植木束以繩寢庭布沙十年方徧惡浮屠不入傳中
元燈溫柔居常怡然隸人洒水于庭洒公之衣笑

曰遇人之怒殆死然當其叱人目皆盡裂衣有聞聲愈
瘠者云著兵書傳之後嗣論諸可不信憲宗欲以為大
老有關說者而止元祿中卒子賴貞字子剛徙封于
守山使問義公之病德宗時以長老為左少將好禪
剛疾為人所憚故謚曰壯公子賴寬字子猛代父疾
好國初奮事又集古今自天子至士庶之詩曰歷朝
詩纂

長治侯松平賴隆水戶威公四子遺令封二万石從
侯長治卒子賴如立賴如卒以水戶卿賴福子賴明
為嗣賴明字子新卒子賴永立

完戶族松平賴雄威公第七子也天和二事封万石
卒以兄之子賴道為後列內諸族享保初致仕子賴
則立

史臣曰三藩之始建也外足禁暴而內銷姦邪之謀
雖有遺令所以為循至矣哉敬公謹慎好學紀公好
士容諫威公折節奉法子孫世々長為藩屏維持大
統者咸基于斯光女之不下于主義公之宗儒懿公
之策敵英公之有讓賴雄之捐介額田恭公之治賴
寬之文抑為宗室儀表義公守采禮之節而取鄧攸
之誹惜哉

結城保科越智傳第四

卷二十九

越前族結城秀康者神祖之仲子也生育于本多重
次方怒其母不孫三年不見之長子信康佯為不知
抱入見曰容貌已異臣後必得其力信康死稍見愛
重秀吉欲親參求得一子而養之公乃遣秀康而未
有往會參人恐害公子笑曰彼自殺子何干我事秀
吉亦善遇為侍從參河守食万石或以為質子慢之
秀康立斬之秀吉壯之從如筑石攻山崎降之還為
左少將結城晴朝無男子秀吉屬小田原晴朝舉兵
應之取小山榎木宇都宮至小田原請以女妻秀康

為結城氏之後已致仕秀吉許焉於是食結城十萬石
而真州亂率兵赴之未至車平後從比名右屋遷參
議秀吉薨流言不止公如取必以秀康守伏見嘗使
伊奈今成發大衛秀康不遣都署以俟後公聞軍書曰秀康勝我會津
之後從至宇都宮會三成又公間孰代秀康言先三
成因留之守宇都宮身之甲曰我被此甲所向皆克
今午汝委汝大任景勝素慎勿與戰俟涉河從後擊
之秀康曰景勝自守之虜不足慮置忠吉于此足係
衆之心臣願從死于三成公曰汝血氣方剛一騎將
能之耳我觀諸將無當景勝者故舉根本委之于汝
且諸將之家在江戶汝居此諸將無不願之心本多

正信扇秀康踴足耳語曰幸哉有此子於是秀康乃
奉命留守都宮仙臺侯山形侯佐野侯三山侯中村侯角館侯厩橋矢作小見川板橋土浦松藤咸屬焉
世子引軍西秀康從騎士人追與相語其事無聞者
上誅三成曰此捷秀康之功也封越七十五石治
于福井是時命秀康擇播越孰欲居長谷部采女曰
人言一播二越此殊不然越大而險近二都而扼北
陸咽喉非播之比後遭大雪怒采女曰以鄉土欺我
神祖使言朝于江都秀康至關不入砲秀康怒
欲伐關吏卒愕逃散秀康留越騎守關神祖聞之笑

曰關吏得上策二祖乃觀用抵于越邱誰不能禁秀
康起左右顧聲迺止二祖插其有威可畏德祖從容
問曰北州得無有異對曰有異也水皆逆流德祖默
然秀康以為年秀賴有兄弟之分憂其不能善終言
嫁天壽女進內大臣執疾正則知其意屢如福井然
後竟絕不通曾有進舞姬者云天下第一秀康泪下
敬行曰嗚乎我不如此姬慶長十年為權中納言明
年以諸侯築王城有病如白山本多俊次見秀康遂
為人泣康後曰嘻甚人情不至此既往見甚瘦惟帳
敞不修執手諾使撫腹曰如此不復相見康後不能

對出曰宜哉俊次之泣為越侯小卒子忠直立從
神祖如京為左少將參河守城皇宮秀賴作亂与本
多忠政督隸州兵遂進攻阪事在前田利常中明年
又攻阪俄為前軍神祖謂越相富正曰忠直不及若
江之戰詰且之事恐亦然改行我之過也我甚望之
忠直聞之切齒曰我必死吉田修理故仕羽柴秀長
者道軍夜登茶臼山忠直大呼下山擊敗山下之兵
追北入城植旗放火以攻獲阪將真田幸村柳宿長
則等首凡三千七百級阪平遷參議忠直以為大增
封朝駭府手賜千金茶壺忠直大望掇指出墜地而

壞輒曰我神祖之適上之長塔而軍功無出我右者
人生不百年宜及時為樂斫人支休屠人腹膈而後
樂不者不食登樓射旅人無往來者逢孀婦割之門
庭之間仆尸枕藉有諫者乃殺人或白其反元和三
年改越前守是年親斬人傷額稱病不朝上知之使
人召之不得已行至關原而稱病還上遣其母中川
氏于越喻使致仕又召其弟忠昌等曰越侯不致仕
以汝為前鋒伐之忠昌曰孰敢逆命至戰臣請亡直
基曰臣不樂生願兄弟同受戮于越中川氏如越忠
直恚曰見受越于先君而不受于上之命我何也

中川氏責曰汝不知有上無忠也不思母老伏劍無
孝也無忠無孝禽獸之不若也我不子汝久之忠直
聽其母致仕子光長立越相本多成重曰若幼多寵
難必及上書請仕于朝三劫不可上曰主無道而不
立者以其相之賢也成重去越其不國復無可相者
寬永二年徙光長封高田二十四万石与天崇主湯
沐邑二分石分越為四封忠昌于福井廿二万石
直政于大野廿万石直基于勝山三万石直良
于木本二万石直千石除敦賀九國忠直弟皆封遷忠
直居萩原食邑万石二御史監護於是上還人迎主

及光長居江都光長後部真田信幸真田熊之助真
田信政真田信重溝口宣直溝口宣秋溝口宣知溝
口政勝溝口助勝溝口直勝溝口宣俊佐久間勝長
佐久間勝高佐久間勝威織田信昌本多政顯戶田
忠能北条氏宗淡江都隍又致工役于光陵慶安三
年忠直卒忠直既遷生長賴長良一女朝廷以忠直
之邑之半与二子仕光長冒永見氏嫁女于小栗正
矩生大六正矩大父重常天正中送秀康如阪因仕
越貴威正矩有邪謀施于國人婦之不從者中以
法世子死言立長賴子繼國代之為參河守繼國德

之厚賄光長侍者知其所欲為求美女納為妾久之
知其見寵言曰君老無子刀一不諱保榮貴尊富如
今日哉為子之計莫若請君子大六使君致仕傳致
仕之邑于大六、得封德子重子厚子、何慮光
長感焉正矩因与妾私誨之子大六鳩世子、死
非大六孰立趣光長上書請焉使者行有期高田文
武八百五十人叩上卿荻田主馬門告之主馬驚告
長良与入諫之光長曰無之遂罷正矩致仕不得擅
出是年正矩家多買芒屨宣言伐二卿國中相聚欲
殺正矩長良止之是時大老忠清謂侍御史典越之

事渡邊綱貞曰安藤治左重臣而亡越其為越耶正
矩君之甥而為國之柱石雖有咎猶宜宥之當國人
欲伐之恐生亂而不動忘身徇國忠孰大焉安藤正
矩之黨也光長如江都廣瀨侯近榮侍御史綱貞受
執政之言奪長良政後用正矩之黨正矩宣言作難
埋地火于某園民驚散數日諸官長朝附莫背竟不
能和執政言上囚長良于秋主馬于松山以靜國人
會嚴宗新奔群臣憲宗雅不悅忠清大疑越之事遣
二使于越于岡嶋壹岐厭川乃四千石本多七左卫
千石使為卿二子見國人反計從正矩曰邪正相攻

不至滅亡不止臣等不任職請從是去正矩以為去
二子國可得也欲逐之光長不能決使人詢于政府
上召正矩等命知政事重通正武詰問正矩曰以臣
不肖不有所專為酒井公久世公土井公渡邊公皆
上所命典越之事雖一事之微無不取決重通曰四
子焉知越之事唯因子之言耳子已為相何以取決
于入隊長以下見汝之子如見君之子四子誰許焉
朝廷所賜侯之鶴侯不与長良嘗而年汝宗族食之
四子亦豈知之耶正矩不能對重通復問長良主馬
子國之棟梁也姦臣擅命不知大臣之任於何有二

子不能對明日上會宗室百官于殿中親聽無異遷
光長于豫州松山食万石因繼國于福山放長良主
馬壹政七左治左于海島殺正矩父子削姬路廣瀨
之半盡收越寶器食二万石為起甲第居之繼國還
其老復賜越寶器食二万石為起甲第居之繼國還
有心疾死以姬路侯仲子長矩為嗣子光長老立之
後二年封津山十万石文宗時賜名宜富事德宗六
年卒子淺五郎嗣侯也五年卒幼不可請後上之二知
清子長熙為津山侯後削五万石益衰長熙卒無子
以宜維仲子長孝為後

福井侯松平忠昌秀康次子也幼居駿後宮中偶使
如江都德祖留之封姊崎侯阪之役為侍從伊豫守
進從四位下又伐阪令未討者不從軍忠昌聞命下
元服見德祖愕然年之名賜刀佩之從越相攻阪手
斬阪一人破城先登以功徙封下妻侯改封松代後
三年徙封高田二十五万石迨執忠直立忠昌為福
井侯辭曰光長在上曰忠直之罪不宜置後立汝者
承初侯之後也忠昌曰上之於越至厚然兄而無後
臣義苟不奉命上乃封光長于高田為忠直之後寬
永元年福井侯忠昌造淺草門三年從朝京師拜參

議九年德祖不豫獨馳至六鄉津吏止諸侯問病者
乃從海上入江都德祖悅十一年上如京師留忠昌
守江都明年年木下二可石十三年部松平秀就松
平直基松平直久木多成重允鬼隆秀城江都正保
中忠昌卒子光通立以松岡封次弟昌勝以吉家封
季弟昌親光通娶光長女為夫人無子聞妾之子直
堅居福井欲子養之問光通疑其怨已佯驚曰
無立昌親為世子納所食之也于官直堅傳望不立
直堅延享二年竊遣直堅而自殺直堅如江都見大
野侯直良扼擊曰一宗七侯特以我可託我力
猶能得諸宗國請宗族會食比醉出直堅居上坐敬
如見福井侯為言所以為未直堅伏地曰願諸君免
我死一座大驚相視無先言直良曰諸君勿憂直良
雖老力請之于上咸許之光通聞之羞慚自殺直良
見昌親曰殺兒而不讓孤匹夫不為昌親病之執政
曰子不令于父不可得爾免死為大河嗣之有強立
昌親拜侍從直良望不能納直堅又恐其志死詔知
政事廣之曰直堅死臣何面目見天下人哉負死如
高野上憂之竟以直堅為倫中守食可石昌親為庶
三年堯以次兄昌勝子綱昌為後貞享三年昌親道

今之侯有狂易之病致仕者國之幸也宗族不可乃
言上曰綱昌久病不能朝見不可奉上臨民憲宗乃
起昌親為侯削國之半与故侯二可石終其身是年
增直矩三万石侯山形增近采五石以慰越之宗
遇昌親甚渥賜名吉昌拜左少將越一宗剛復而吉
昌特寬有人壞雲母障吉昌白如此我亦有之此物
累人多不復作鷹為犬噬吏拘牽犬者其主恐請罪
吉昌曰其主固當不知雖牽者豈故使噬君之鷹耶
命速出之吉昌致仕故侯弟吉邦六越有公田十万
石章宗寄政于吉邦一暴于田有不如令者以砲

親格殺之後無放蕩令者顧本多彦左曰以此衆戰
莫不克對曰不然今天下一家雖惡暴政無所亡逃
偷生于白刃之下不得去至如函國相敵去無道就
有道君何以使此衆吉邦怒不言本多親玄放聲哭
曰彦左在先君時越不削今生無用之時不得施其
材雖然願勿忽其言吉邦曰善從是遇下稍寬事德
宗六年卒吉邦兄内匠頭宗昌給事中数月代父
為松岡侯於是地入嗣福井侯為侍從卒主稅頭
知清子宗矩嗣見今為侯

松江侯松平直政秀康第三子也阪之役直政年十

丑居越軍中阪將南條忠成將降使先年藤堂高虎
相聞擊火從內起約定未發會謀泄誅後適失火如
兵以為忠成進攻城直政先越衆而進死者如丘不
解安藤直次引直政退收越兵神祖怒于令願見其
割不言然心悅其有勇阪平代兄封好崎通越之
邑二万石上執忠直割大野封直政除前所食
從如京師拜侍從久之從為松本族寬永十丑年封
出雲十八万石治于松江領隱岐之政嚴宗使直政
往京賀即位進左少將上遣諸侯于京師者欲進爵
位也直政生四子卒長子綱隆三歸隱岐于有司延
寶三年俄病卒仲子近榮分食墾田三万石邑于廣
瀨坐越之事奪其半後稍復之如故子近時時築刀
補之隄列内諸侯近時孫近輝見今為侯叔子隆政
邑于母里食墾田万石季子直丘代兄為母里侯成
駿府自大衛將給事于中出為奏者終于奉朝請以
新莊直詮子直真為嗣綱隆子綱近平番田息土既
分新田万石封身吉透尋惠明致仕立吉透立
歲餘卒子宣維立如京賀女御為左少將後治隱岐
如初侯時初德宗為世子娶伏見王真建妹使其季
妹嫁宣維真建以為非耦不得已于上許之夫人驕

遇宥雖不良憤惋卒夫人之子宗禰立
姬路侯松平直基秀康第五子也德祖養諸後宮中
至晴朝卒封以其邑奉結城氏之祀以晴朝尤愛之
也乙卯斬首五十一級上巳執忠直割越勝山立為
勝山侯從朝京師為從四位下大和守從大野久之
封山形侯十五万石為中國探題從姬路卒朝廷以
嗣侯直矩幼故從之村上明曆中命造正殿寬文七
年後封姬路拜侍從憲宗時坐越後之事削八万石
從之肥田不使從侍從之列後五年增食山形十萬
石從故班後五年又從白川食十五万石卒子基知

時允四助大役以新田万石封弟知清初基知率臣
大收甲為君多買美女謂其相曰公未有世子姬妾
之中有宜子者國之福也相然之不問其出入基知
日与婦人飲酒不知外事端府藏賜于甲又自發
取之軍國之用皆盡以其黨主租稅厚歛于民戶口
衰減無馬給驛享保五年白川民万餘人踰藉市中
至城門之不得吏甘心焉相乃執吏之尤貪惡者謝
百姓數日方定於是甲之女姦事盡發基知猶與不忍
誅之其無漸如此十四年基知卒竟無子知清子義
知以地入嗣盡逐上岐之黨以和其國元文中以使

賀女御拜侍從寬保元年從封姬路自初侯受封十
移國三封姬路

大野侯松平直良秀康第六子也上已執忠直以越
木木封直良從為勝山侯又代兄封大野侍從但馬
守延宝中卒憲宗後從嗣侯直明封赤石六万石造
知足院成津山老子直常立後大和川

直堅子直知罷食万石憲宗時給事于中數月久之
又為親信卒以廣瀨侯近時子直之為後列内諸侯
德宗封之畝川万二千石歲餘卒定貞子直好三
會津侯保科正之德祖子也七歲從保科正光如高

遠事在母靜姬傳正光既育正之年之保科氏以為
竟無頭時如駿見正之于駿侯曰我弟也厚贈
與之時為上吉追淺妃薨後居江都正光死代為
高遠侯德祖厭代命正之興作廟陵是時未顯言德
祖之事畢後往謁光陵有司議曰高遠侯正之於前
朝雖不得為子不宜吉服助祭祖廟上以為然使追
止之然正之謹慎不請服喪既為從四位下肥後守
從如京師拜侍從寬永十三年以島居氏之墟立正
之為山形侯二十万石明年大治宮室上居西城以
正之衆守東城耶蘇起群臣欲使正之為將上曰

神祖之訓有之西有變則東之顧撫東亦如此今變
在西遣正之就國正之至山形白岩民謀殺吏作亂
正之使人誘召之捕渠魁十餘人或曰佗縣之人不
可擅執正之曰我方憂天下不遑計國殺而梟之而
與羽不寒而慄無敢為非上善正之寬猛當時以為
可大用賊平滌江都使侍中正信諾從今以往事有
不使于國言勿有所諱正之曰臣愚不足忝命惟上
留心庶政周諏芻蕘天下萬世之幸也條數事以聞
咸見聽納內城災率兵巡城下遂入比東城從是行
出以其衆衛東城尋以勞于事賜獵野州上又以如

藤氏之地三十万石從正之為會津彦正之以為踰
水戶辭受二十三万石領南山之治以保科氏之名
畧与正光之弟正貞明不承保科氏也正之就國問
民之所疾若免連債蠲雜稅三社倉邸行旅止火藥
賞節婦孝子禁異言效也養民九十以上者殺產子
及巫祝眩民者咸有刑不得擅為僧必乞多吏建寺
在二十年之後者毀之國大治時國山用熊沢良介
政警苛甚無欲廢寺正之聞之曰國山雖務治不如鳥
取之寬夫浮屠雖可廢之不以道則不如不廢矣
良介去浮屠多于前如正之之言會津人或刺僧

爭之中其人死自念無見者誅之不見信甘心受戮
正之知其自在問之得其實出之以是尤慎由獄僧
隱元獻書隱錄正之曰隱元之教出于殺母者若受
之与殺母者也却不受上既賢正之出入常從侍宴
為世子理髮拜左少將天皇以神祖德至大號其廟
曰宮正之為上往祭告焉上病篤執世子之手授正
之託以後事為大傅東國柄上已不起居西城三日
出命興作廟陵修祖廟久之議者以西州水出欲緩
朝鮮使正之曰天災流行無國無之不可為諱緩二
國之驩是長其災也上乃許受其聘正之嚴正口絕

不言飲食臥起有節不離常所君子曰大傅誠敬忠
義使人望而畏之懷而服之有房杜之知兼郭李之
體可不謂賢乎讀詩至黃鳥之篇傷三良之無辜而
死立議禁殉死憂輔臣不學曰知慈不知仁何以長
于國家當今之務興學為急咸以勇武相誇正之曰
我願當我世無所施勇武京兆尹問湯武之事對曰
學者於聖人之事不有問然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
不議放伐不為不知道唯戒臣子勿效此已京兆尹
深然之有贈執政直澄千金茶壺者以問正之曰
曰唯公不知我之不受孰敢嘗試直澄心愧大笑以

為戲人以為豫舞不可善俗盡出之上遣正之謝右
府之命進從三位左中將正之以為執政無過四位
為福故也會罷辭官則背顧命焉固辭從三位明曆
災上避火西城大臣問正之其家正之正色曰未知
長主所在而問妻子耶正之未知後如緣陵見死者
相藉無葬之者還言上收座立寺其上号曰無緣寺
於是御史請糾職不職正之曰定都以來七十有餘
年未有如今日當急失措誠其所也安推不戒之人
暴不令之過哉寢不問執政惡亡室若欲秘之正之
曰不可無而言有後世必有任其罪且夫國家所室

不在此何足惜也大倉火久不滅吏欲滅之正之曰
都市皆焚非徵發之時火亦不可不滅臣惟縱民取
穀盡火滅上無煩吏不可救急使莫大焉上從之
民待其利平之久居重位恐威滿致禍固請歸獵地
米澤彦夫人正之女也無子彦之婦適吉良義央生
綱憲彦死欲立夫人之弟正之曰雖均之異姓哉婦妹
之子之有屬不如夫人之弟之無親言立綱憲而監
其國事威國彦有二弟不相善死時上嘗請立它嗣
執政遣正之子正純不可曰兄弟以細故相望非有
大過不可取異姓乱其族議分其國封二弟天下皆

稱其義久之正之患明上曰我聞治日傷脾為國家
自愛勿治偏疾命賜輿詣朝正之前憊由比九橋多
弟子謀反惡山鹿高基處士与列族結婚諸族信其
言弟子衆多屈吏暴造言之罪因諸赤穗以風土記
之作會津風土記欲推及天下未及言之會病作老
上不得已許使致仕然有大事必詢之而行寬文末
病作令知政事侍中又往問卒賜銀五千兩以葬正
之受學于山崎嘉受神道于吉川惟定更以神道授
嘉於是葬以神道令夫人勿預國事嗣族不肖上封
而退作家訓与之上所著書于朝子正經嗣為特進

長國饑遺之糶正經多病憲宗初傳于弟正容
使賀立坊拜左少將致工役造三城造皇宮上惡大
臣強危宗廟思正之輔嚴宗賜正容松平氏及服葬
文宗示天下以正之德祖之子也是時兄子正邦為會
津嗣子名清閑主許之聘會其卒正容為左中將卒
子容貞三享保中後龍溝為通長孫理髮拜左少將
使如京師

館林族松平清武甲族繼重次子文宗弟也初松阪
姬天壽主侍者也與主共冒兵火之難以故甚親愛
之使家令越智清重妙事之繼重從主居通通于姬侍

者保良生文宗後主知保良後娘出嫁清重之居
諸別室不敢近生清武之因冒越智氏併姬与清
重之邑賜清武元祿十五年憲宗如甲邸台清武為
下總守室永中封館林二万石賜松平氏拜侍從文
宗獻代遺命食五万石享保九年卒以高須彦
義行子武雅為嗣好詩及國風室之壁左書視民如
傷右書納諫能改之字為彦九年卒國人惜之無子
長治彦願明子武元嗣移彦棚倉為右近將監自奉
者無相曹信宗時為東宮傳侍從歲餘為知政事
史臣曰在漢初劉肥以庶長王齊七十餘城子孫以

為失職快々不循漢法越之宗類此微中川氏所以
不為兵導幾希兵會津彦躬艱難熟世故服阿松之
訓式尚遠之賢以親弟扼與羽之亢以謙遜居阿衡
之任懿哉議者比諸東平哉德祖之穆獨會津至于
今越智氏之興与二國同而僅比諸松時已懸隔達
兩朝之短祚也



